



请你找到我

The Child Finder

[美] 蕾娜·丹非尔德 | 著 吴超 | 译

非
外
借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请你找到我

The Child Finder

[美] 蕾娜·丹菲尔德 | 著 吴超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请你找到我 / (美) 蕾娜·丹菲尔德著 ; 吴超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8

书名原文: The Child Finder

ISBN 978-7-201-13287-7

I. ①请… II. ①蕾…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8250号

图字02-2018-122

The Child Finder©2017 by Rene Denfe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请你找到我

QING NI ZHAODAO WO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温欣欣
产品经理 慧 木
装帧设计 郑力琿
封面插画 五木瑾

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印 数 1-10,000
字 数 194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1-64386496)

本书献给阿里尔

目录

第 1 章	找寻孩子的人	003	第 13 章	逃不开的与挡不掉的	182
第 2 章	最初的最初	015	第 14 章	遇见她之前	194
第 3 章	雪姑娘	028	第 15 章	闭锁的公交车	222
第 4 章	春雪暴	042	第 16 章	粉色的毛衣线	244
第 5 章	杰罗姆	055	第 17 章	我们终会被找到	259
第 6 章	什么才是爱	067			
第 7 章	当初年纪小	087			
第 8 章	没能找到的孩子	103			
第 9 章	那些从未被遗忘的	123			
第 10 章	就像吹过田野的风	134			
第 11 章	不为爱停留	153			
第 12 章	你从哪里来	167			

目录

第 1 章	找寻孩子的人	003	第 13 章	逃不开的与挡不掉的	182
第 2 章	最初的最初	015	第 14 章	遇见她之前	194
第 3 章	雪姑娘	028	第 15 章	闭锁的公交车	222
第 4 章	春雪暴	042	第 16 章	粉色的毛衣线	244
第 5 章	杰罗姆	055	第 17 章	我们终会被找到	259
第 6 章	什么才是爱	067			
第 7 章	当初年纪小	087			
第 8 章	没能找到的孩子	103			
第 9 章	那些从未被遗忘的	123			
第 10 章	就像吹过田野的风	134			
第 11 章	不为爱停留	153			
第 12 章	你从哪里来	167			

第1章

希望是美丽的东西，娜奥米想。她仰望那些沉寂的大树，肺里充满干净冰冷的空气。她所从事的职业，最美的部分莫过于寻获生命，而最令人痛心的则是只能带回噩耗。

找寻孩子的人

当事人的家是一栋毫不起眼的黄色平房，所在的街道也冷冷清清。房子给人一种颓废的感觉，但娜奥米早已见怪不怪。为她开门的年轻妈妈身材娇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脸庞上更是写满了疲惫和焦虑。

“我是寻童侦探。”娜奥米自报家门说。

客厅里空荡荡的，她们在一张长沙发上落座。娜奥米注意到摇椅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堆童书。她确信，孩子的房间一定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很遗憾我们没有早一点听说你，”坐在窗前扶手椅中的爸爸搓着双手说，“我们试过所有的方法，一直以来……”

“连通灵师都找过。”年轻妈妈苦笑着补充说。

“他们说你在寻找失踪儿童方面是最专业的，”男子继续说道，“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人专门干这个行当。”

“叫我娜奥米。”她说。

夫妻二人打量了她一番：强健的身躯，黝黑灵巧的双手，棕色长发，亲和的微笑。她比他们预想的要年轻些——还不到30岁。

“你怎么知道如何找到他们呢？”妈妈问。

她粲然一笑，答道：“因为我知道自由的意义。”

孩子的爸爸眨了眨眼，他了解过她的背景。

“我想看看她的房间。”片刻之后，娜奥米放下咖啡说。

妈妈领着她穿过走廊，爸爸则留在了客厅。他们的厨房看起来毫无生气，里面有个老式的饼干罐，边沿上落满灰尘，圆溜溜的罐肚子上写着“奶奶做的饼干”几个字。娜奥米有点好奇，不知道奶奶最后一次来看孩子是怎样的情景。

“我丈夫认为我应该回去工作。”妈妈说。

“工作是好事。”娜奥米温和地表示赞同。

“可我做不到。”她说。娜奥米理解她的心情，如果孩子随时都可能回来，她若不在家守着，怎么会放心呢？

门开了，这是一个弥漫着忧伤的房间。单人床上铺着迪士尼被单。墙上挂着一幅幅画，画的是飞翔的鸭子。床头上写着“麦迪逊的房间”几个贴花大字。此外，房间里还有个小小的书架，以及一张稍大点的丢满了钢笔和马克笔的书桌。

书桌上方有张阅读表，它来自幼儿园的老师，上面写着“超级小读者”五个字。表格中每一颗金色的小星星都代表麦迪逊在她失踪前的那个秋天读过的书。

房间里充斥着尘土和发霉的气息，这是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所特有的味道。娜奥米走到书桌旁。麦迪逊最后一次出门之前大概在画画，娜奥米能

想象出她在爸爸不耐烦的催促下匆匆起身跑向车子的情景。

她画的是一棵圣诞树，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小红球，旁边有几个人物：爸爸、妈妈、小女孩和小狗。标题写着“我的一家”。一看就是小孩子的手笔：大大的脑袋，简单的线条。娜奥米在类似的房间里见过几十次这样的画。她每看见一次，心便被刺痛一回。

她从桌上拿起一个活页宽行日记本，翻看着里面稚嫩但又生气勃勃的文字，以及用蜡笔画的插图。

“她的写作能力远远超出了她的年龄。”娜奥米称赞说。大多数五岁的孩子甚至连字都不会写。

“她很聪明。”妈妈说。

娜奥米走到敞开的衣柜前，那里面挂着一排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洗得干干净净的棉服。看得出来，麦迪逊喜欢活泼鲜亮的颜色。娜奥米用指尖摸了摸一件毛衣的袖口，然后是另一件。她不由蹙起了眉。

“袖口怎么都破了？”她不解地问。

“全是她干的，她喜欢扯毛衣上的线头，”妈妈说，“我说过她很多次。”

“为什么？”

麦迪逊的妈妈沉默了。

“我也记不清了。如果能找到她，我……”

“你应该知道她极有可能已经死了。”娜奥米轻声说。经验告诉她，直截了当比讳莫如深要好得多，更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妈妈僵住了。

“我不相信。”

两个女人面对面站着。她们年纪相仿，但娜奥米脸上洋溢着健康的光彩，可这位妈妈却因为忧思过度而形容枯槁。

“她是被人拐走的。”妈妈坚决地说。

“如果真是被拐走了，即使我们找到她，她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这一点你必须清楚。”娜奥米说。

女人的嘴唇哆嗦了几下，问道：“她还会回来吗？”

娜奥米走到她跟前站住，两人近得几乎挨到彼此。她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妈妈，神情庄严。

“她会回来的，因为她需要你。”

起初，娜奥米对能否找到那个地方并无信心，尽管孩子的父母为她指明了方向和坐标。被扫雪机清扫过的黑色公路湿漉漉的，道路两旁堆满泥状的积雪。两侧的车窗外尽是一望无垠的风景：黛绿色的冷杉郁郁苍苍，树顶盖着积雪，还有那乌沉沉的峭壁，白茫茫的山峰。她已经连续开了几个小时，车子早已远离小镇，深入斯库科姆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地势复杂险要，冰川和裂缝处处可见，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之地。

眼前闪过一抹黄色，那是依然挂在树上的破旧的黄带子。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呢？

娜奥米小心翼翼地钻出车子。清冷的空气沁人心脾，她惬意地深吸一口。走进树林，她仿佛一头扎进了黑暗。靴子踩在雪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她想象着这一家人，他们花一整天时间开车到这荒山野岭砍圣诞树。他们会在脚趾溪村停下来吃新鲜出锅的甜甜圈，而后在众多崎岖不平的盘山公路中选择一条，爬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大山，寻找那棵属于他们的特别的花旗松。

当时的这里，必定处处冰雪。她能想到妈妈在汽车加热器上暖手的情景，坐在后排的小女孩裹着粉色的大衣。爸爸决定——也许他已经厌倦了决定——就在这一带碰碰运气。于是他靠边停车，打开后备箱去拿手锯。他背对着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正踌躇着走进林子，而兴高采烈的女儿已经一马当先冲到了前头……

据他们说，事情几乎发生在一瞬间。前一分钟麦迪逊·卡尔弗还在视野中，下一分钟却不见了踪影。他们曾沿着她的脚印全力寻找，但天上下起了大雪，甚至在两人手足无措之时，脚印便已经被雪盖住了。

搜索队赶来时，山里又刮起了大风，两天后演变成猛烈的暴风雪，进山公路不得不封闭。直到几周后公路清理完毕，搜索行动才重新开始。从当地人那里他们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没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第二年春天，寻尸犬加入到搜索行列，结果仍一无所获。麦迪逊·卡尔弗凭空消失了，人们推断她的尸体可能被埋在大雪中，或者已经被动物吃掉。在这样的荒野，任何人都可能幸存，更别提一个穿着粉色大衣的五岁小女孩。

希望是美丽的东西，娜奥米想。她仰望着那些沉寂的大树，肺里充满干净冰冷的空气。她所从事的职业，最美的部分莫过于寻获生命，而最令人痛心的则是只能带回噩耗。

回到车上，她找出新的雪地靴和行李包。她已经穿了暖和的大衣和厚厚的靴子，还戴了帽子。她的后备箱里塞满了应付各种地形环境的衣物和装备，从沙漠到山地，再到城市，凡是有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她都会提前备好。

她在镇上一位好友家中借用了—个房间作为自己的据点，她的文件、档案、其他衣物和纪念品全都存放在那里。但对娜奥米来说，真正的生活永远都在为了案子四处奔波的路上。而且她也发现了，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眼前这种荒山野岭中度过。她参加过野外生存及搜救方面的培训，但真正指引她的却是直觉。在娜奥米看来，就算最危险的荒野，也比从外面锁着的房间更让她感觉安全。

她从麦迪逊失踪的确切位置开始研究这片区域。她没有采取常规的搜索方法，相反，她把这里看成一只她即将认知的动物：去感受它的躯体，理解它的行为。这是一只冷酷且难以捉摸的动物，它有着格外神秘且危险的一面。

朝林子里没走几步，公路便在身后消失了。倘若不是口袋里装着指南针，身后的足迹还依旧清晰，娜奥米说不定登时便迷了路。高大挺拔的冷杉在她头顶撑起巨大的华盖，几乎遮挡住天空。阳光透过树木的缝隙，在地上投射出明亮的斑点。在这样的地方，转个身的工夫都可能迷路。她看过—篇报道说，曾经有人在这片荒野中走失，最后竟死在离山路不足半英里的地方。

这里生长的多是些年代久远的参天古木，地上倒光秃秃的，并没有什么灌木矮树。积雪附着在泛红的树干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周围的地面高低起伏，孩子跑向任何一个方向的可能性都有，她矮小的身影眨眼间便能消失不见。

每一个案子，娜奥米首先要做的就是学着爱上孩子失踪的地方。这就像小心翼翼地解开一个杂乱缠绕的纱线球。由公共汽车站联系到司机，继而联系到某个装了隔音材料的地下室。由注满水的沟渠联系到河流，继而联系到悲伤肆虐的海滨。或者，比如她经手的最有名的案子，八年前有个小男孩在他学校的餐厅里失踪，而最终他被找到的地方同样是餐厅，只不过位于地下二十英尺的地方。原来绑架他的是学校的守夜人。那人在一个废弃锅炉后面的库房里秘密地挖了个地窖。学校里没人知道那个库房的存在，直到娜奥米找来学校的原始蓝图，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每一个失踪地点都是通往某个神秘所在的入口。

继续深入林间，前面忽然开阔起来，娜奥米发现她来到了一处陡峭的白色峡谷边。谷底是茫茫白雪，远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群山，对面挂着一串冰瀑，远看犹如奔跑的狮子。棵棵树木银装素裹，一派多姿多彩的天堂景象。

已经到了三月，她想，可这里依旧粉琢玉砌。

娜奥米想象着一个迷路的五岁小女孩在雪地中瑟瑟发抖的情景，她的四面八方几乎全是无尽的森林。

麦迪逊·卡尔弗已经失踪三年，倘若她还活着，如今应该八岁了。

下山的路上有一家孤零零的杂货店，积雪和苔藓使它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娜奥米差点与它失之交臂。杂货店和普通的小木屋差不多，门廊摇摇欲坠，门上已经褪色的手工做的招牌上写着：斯特赖克斯杂货店。

空空的停车场上覆盖着一层新雪，娜奥米把车子开了进去。她以为杂货

店已经废弃，实则不然，只是看上去有些破旧而已。走进店内，门在身后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所有的窗户都肮脏不堪，挡住了光线，不管什么时候进去都有种黄昏的感觉。

柜台后的老者一脸青筋，脏兮兮的帽子仿佛和稀疏的花白头发粘在了一起。

娜奥米注意到了他身后的兽头标本和摆在积满油垢的玻璃柜台下的子弹。过道很宽，方便穿雪地靴走来走去。角落里堆着汽车零件，铁架子上琳琅满目地摆满各种商品，从廉价的玩具、干通心粉到捕兽器，应有尽有。

她的目光被通心粉吸引住了。凭娜奥米的阅历，她断定这不是一家普通的路边杂货店，而更像是一个补给站。她拿起一包不怎么新鲜的坚果和一瓶汽水。

“这附近还有人住吗？”她好奇地问。

老人狐疑地皱了皱眉。娜奥米忽然想到这里是森林保护区，应该会有很多限制。

“嗯。”老人冷淡地回答。

“他们怎么生存啊？”

他像发现白痴一样看着她说：“打猎，设陷阱。”

“那一定很冷吧。”她说。

“在这里干什么都冷。”

他注视着她离开，直到门关上。

她在森林最下沿找了一家小型汽车旅馆落脚，虽然条件很差，但还是比在野外搭帐篷或挖冰窟窿要好一点。

旅馆死气沉沉，破旧不堪，但她早就习以为常。大堂里塞满了破家具，小小的房间被一群脸庞红润的登山者挤得满满当当。到处是装备，空气里尽是汗味儿。

娜奥米对圈子之外的世界总是感到惊奇。每一桩案子似乎都能把她带进一个崭新的天地，去体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人。她在印第安人保留区吃过油炸面包；在南方的旧奴隶种植园逗留过几个星期；在新奥尔良受过骗，但她最喜欢的州是这里，俄勒冈，因为在这里似乎每一个转弯都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

柜台上有个塞满地图的塑料支架，她拿起一份，登记入住的时候顺便付了钱。在长达八年多的调查生涯中，她已经不记得自己住过多少次旅馆。

她二十岁便开始干这一行，作为调查员，她的职业生涯开始得比大多数人都早。但正如她偶尔不无感伤地说，她是感受到了召唤才投入这项事业中去的。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勉强仅够糊口。许多聘请她的家庭生活贫困，无力承担她住旅馆的费用，因此她便时常在雇主家的沙发上过夜。后来她终于学会了根据案子收费，并鼓励那些家庭在必要时采用众筹的方式支援她的工作。如此一来，她至少有钱住旅馆了。

她住旅馆并不是为了睡觉——她在哪里都可以睡，就算窝在车里也能凑合。她要的是独处的机会，是思考的空间。

美国每年接到报告的儿童失踪案多达上千例——这代表着上千种失踪的